

中古汉语的“儿”后缀

竺家宁

提要 王力《汉语史稿》论及“语法的发展”认为词尾“儿”是从唐代才开始产生的。本文依据佛经语料,发现“儿”后缀早在东汉就已经出现,六朝时代某些带后缀“儿”的派生词已经十分通行,普遍使用于口语当中。其产生的时代应比过去的看法提前许多。在本文中,我们透过较细的断代分析,观察“儿”词尾在历时中的演化状况。就其语法功能而言,曾经历四个阶段的变化。“儿”词尾的发展历史很长,但是每个时代的语义功能都不尽相同。

关键词 汉语词缀 儿后缀 中古汉语 构词法

一 前言

王力《汉语史稿》论及“语法的发展”认为词尾“儿”是从唐代才开始产生的(229页),又指出这个作小称的“儿”字很容易发展成爱称。林霞(2002)认为儿词尾大范围出现应在宋代,因此取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进行统计研究;在功能方面,认为作小称的“儿”后缀强调“小”的感觉,重在让人喜爱的感情色彩上。本文依据佛经语料,发现“儿”后缀早在东汉就已经出现,六朝时代某些带后缀“儿”的派生词已经十分通行,普遍使用于口语当中。本文“中古”的范围比一般习惯上的用法放宽些,涵盖了汉代到宋之间,目的是把中古的幅度略微拉广,来观察这期间“儿”词尾的演化状况。因为有些“儿”词尾是早期没有,后期才产生的;有些是早期晚期都有,可是性质有了变化。只有在这样的时间跨度里才能够看出比较完整的面貌。

佛经是汉语言巨大的语料库,梁启超指出现存佛经多达五千卷,它反映了当时的实际语言。由于传教的需要,佛经必须运用通俗的词汇表达。另外,由于翻译梵文和描写佛教哲学的新思想、新观念,因此佛经语言也创造了许多新词汇,为汉语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例如汉语双音化的发展,即与佛经有密切关系,因此,中古汉语词汇的研究不能舍弃佛经语料。

二 东汉时代的词尾“儿”

由东汉安世高(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到达洛阳)等人所翻译的著作中,已经用到词尾“儿”。例如《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后汉》安世高译):“身自食甘美,以恶施与人。死为溷饿鬼,常食臭中虫。好调烧老小,乞儿与病人。后为臊饿鬼,食产乳恶露。”这段是描述因果报应之事,自己吃好的,把不好的留给别人,死后就会变成饿鬼,只能吃臭虫度日。又喜欢欺负弱者、乞丐、病人,死后也变成饿鬼,只能吃荒野的露水度日。其中的“乞儿”就是“乞丐”的意思,与下面“病人”对称,并不专指小孩。

另见“屠儿”一词,也是虚化的后缀,指屠夫。《佛说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后汉》安世高译):“佛言。以前世时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屠儿魁脍(音快),斩截众生,故获斯罪。”依据明代一如法师的《三藏法数》:“魁脍者,为官操刃行刑之人。谓人本同类,彼虽犯法,理固当

死;然习为操刃之业,以害其生,实为恶行,是为恶律仪。”又考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十二恶律仪”：“谓法所不应作,名曰恶律仪。有十二种……八、魁脍。乃为官操刃行刑之人。谓人本同类,彼虽犯法,理固当死。然习为操刃之业,以害其生,实为恶行。”上句的“屠儿魁脍”指屠夫魁脍这个人。“屠”和“乞”原本是动词,加上“儿”尾之后,具有了“名词、行为者”的功能。

至于当时的“男儿”、“女儿”仍有“小儿”之意。还不能算是虚化的后缀。例如:《佛说女祇域因缘经》(《后汉》安世高译):“生一男儿。颜貌端正。儿生则手持针药囊。”《佛说奈女耆婆经》(《后汉》安世高译):“有一女儿。在池水中。梵志抱取。”《佛说阿闍世王经》(《后汉》支娄迦讖译):“亦不见母人。亦不见男子。亦不见男儿。”这句“男儿”与“男子”对称,显然有孩子与成人之别。

三 六朝时代的词尾“儿”

六朝时代“儿”词尾的范围扩张了,使用的频率也更普遍了。下面我们从佛经中看看“儿”词尾的句例。

1. 伎儿

这个词在佛经中十分常见。《佛说大般泥洹经》(《东晋》法显译,下文重出时不赘举,余例同):“法心故无所违犯。唯除伎儿寡妇淫女诸童。”《杂阿含经》(《刘宋》求那跋陀罗译):“作如是说。若伎儿于大众中歌舞戏笑。”、“彼诸伎儿令其众生欢乐喜笑。转增贪欲。”从上下文可以了解“伎儿”是指从事表演,博取大众欢乐的角色。其中的“儿”是虚化的后缀。《大般泥洹经》“伎儿”与“淫女”等并列,说明这类工作的社会地位很低。其他六朝的例子如:《央掘魔罗经》(《刘宋》求那跋陀罗译):“譬如伎儿于大众中种种变现以悦众心。”“常迭为尊卑。如彼伎儿数数转变。”《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刘宋》求那跋陀罗译):“遍兴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儿变现诸趣。”“心为工伎儿,意如和伎者。”《百喻经》(《萧齐》求那毘地译):“譬如伎儿。王前作乐。王许千钱。”“伎儿著戏罗刹服。共相惊怖喻。”《大乘宝云经》(《梁》曼陀罗仙共僧伽婆罗译):“如是观察。所言世间有诸果报。皆似伎儿。”

以上是南朝的状况,在当时的北方,“伎儿”这个名词也很通行,说明当时的“儿”后缀并不分南北方言,而是使用于全国的共同语里。例如下面是北方的译品。《入楞伽经》(《元魏》菩提流支译):“譬如伎儿出种种伎。众生依于如来。”《正法念处经》(《元魏》瞿昙般若流支译):“如见伎儿。如彼伎儿。取诸乐器。于戏场地。”“若诸伎儿。身著袈裟。游戏歌舞。”《毘耶婆问经》(《元魏》瞿昙般若流支译):“譬如伎儿巧以泥团。造作种种人畜等形。”

到了隋代,这个词仍然使用于口语中。例如:《佛本行集经》(《隋》闍那崛多译):“宫内婢女伎儿所作音声歌曲。不顺五欲。”《发觉净身心经》(《隋》闍那崛多译):“破坏此法不受此法。犹如伎儿调戏之法。”

2. 戏儿

这个词在西晋就已经出现。其意义和“伎儿”相似,是从事表演,以博取众人娱乐的行业。《大楼炭经》(《西晋》法立共法炬译):“为富贵也。佛言。如戏儿得利如此。”《佛说大般泥洹经》:“白佛言。唯愿世尊。勿说此义如戏儿法两种。”“戏儿”又称为“博戏儿”。例如:《中阿含经》(《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尽向彼说。众多市郭博戏儿闻已。”“梵志闻已。便作是念。博戏儿所说。”

3. 乞儿

这个词出现于汉代(见上文)。六朝仍旧延续普遍使用于口语当中。《法句譬喻经》(《西晋》法炬共法立译):“至城外。见一乞儿负薪。薪中有牛头栴檀。”《佛说越难经》(《西晋》聂承远译):“大怒呼守门者问之。谁内此盲乞儿者。”《五苦章句经》(《东晋》竺昙无兰译):“从奴婢下使乞儿贱人。中间富贵。上至帝王。”《六度集经》(《吴》康僧会译):“尊戴息心。令诣受经。鰥寡幼弱乞儿。”《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刘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译):“僧食与。若乞乞儿乞狗乞鸟。应量已食多少。”这个词在当时的北方使用的频率更高一些。例如:《长阿含经》(《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及施贫穷乞儿,疮病,困苦者。给其衣。”《悲华经》(《北凉》昙无讖译):“无所分别。是时多有无量乞儿来。”《太子须大拏经》(《西秦》圣坚译):“乞儿婆罗门者今调达是。”《大庄严论经》(《后秦》鸠摩罗什译):“施诸乞儿一餐之食。乃至并施鸟兽所有谷。”《贤愚经》(《元魏》慧觉等译):“来欲试之。化作乞儿。来从其乞。”“尔时太子。见诸乞儿。身体羸瘦。衣被弊坏。”《出曜经》(《后秦》竺佛念译):“彼第二乞儿内心自念。设我后得富贵为王。”《辩意长者子经》(《后魏》法场译):“时二乞儿展转乞丐。到他国中卧于道边。”“各称曰臣。乞儿惊愕白云。下贱非是王种。”《十诵律》(《后秦》弗若多罗共罗什译):“比丘言。汝是贫穷乞儿腹中常空。”这些例子的语境中,往往搭配“羸瘦”、“下贱”、“贫穷”等语,说明“乞儿”义同“乞丐”。

“乞儿”的使用一直延续到隋代:《佛本行集经》:“尔时在彼波罗奈城。合有五百乞儿依住。”“此何比丘。乃从乞儿。乞食而吃。”最后一句明白的告诉我们,“乞儿”指的是“乞食而吃”的乞丐,显然“儿”只是个虚化的表“行为者”的后缀,语义重心在“乞”字。

4. 盲儿

“盲儿”指眼睛失明的人。所以下文“众盲儿”需要“各相扶持”,才不会跌倒。《中阿含经》:“众盲儿各相扶持。彼在前者。不见于后。”下面的句子描写“盲儿”因为看不见而跌倒受伤。《佛说越难经》:“适到时守门者适小出。盲儿径入前。”“即牵盲儿扑于门外。伤其头面。”《贤愚经》:“五百盲儿往返逐佛缘品第二十八。”

隋代的用例像《观音玄义》(《隋》智顓说·灌顶记):“盲儿骑瞎马,必堕坑落堑,而无疑也。”《摩诃止观》(《隋》智顓说):“我身即是大富盲儿。具足无上法身财宝。”上句的“盲儿骑瞎马”成为后世常用的成语,由此例可知早在隋代就已经存在于口语当中。

5. 屠儿

由下面的句子“屠儿杀生”、“持利刀”、“屠儿杀牛剥皮”、“屠儿捉刀”可以看出,这个汉代就已经出现的词语,其意义等于“屠夫”。《法句譬喻经》:“当使屠儿杀生请佛及诸众僧。”《光赞经》(《西晋》竺法护译):“种水种火种风种。譬如屠儿以持利刀。”《中阿含经》:“如屠儿杀牛。剥皮布于地上。分作六段。”《摩诃僧祇律》(《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言汝是屠儿、卖猪人、渔猎人。”“当一心合掌。云何如屠儿捉刀听法。”“不得至屠儿家乞。当诣有信家乞。”这里的上下文中提到的都和杀生有关,在当时的观念里,属于一种比较卑下的行业。因此末句才会说要行乞不得到屠夫家,应该到修德讲信的人家行乞。

“屠儿”一词在南北朝使用得很广,说明北方以牲畜为主食的社会现象,因此,现成的“屠儿”一词就经常用来翻译佛经。例如:《杂宝藏经》(《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昔乾陀卫国。有一屠儿。将五百头小牛。”《妙法莲华经》(《后秦》鸠摩罗什译):“恶者。若屠儿。若畜猪羊鸡狗。若猎师。”《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元魏》菩提流支译):“所谓具足诸恶律仪。屠儿猎师畜养猪羊。”《大般涅槃经》(《北凉》昙无讖译):“何等为五。屠儿淫女酒家。”《入楞伽经》:

“猎师屠儿食肉人等。恶心坚固能行不忍。”这几句“屠儿”和“猎师”并称,说明他们是性质相近的行业。又《正法念处经》:“生于屠儿杀羊之家。以余业故。”从句可知屠儿的工作除了杀牛,还有杀羊。《十诵律》:“何等五? 贼家、栴陀罗家、屠儿家、淫女家。”上句可知屠儿的社会地位极低,与“贼”、“淫女”同列。

隋代的用例见于《佛本行集经》:“曾作屠儿。彼时我杀无量无边牛羊水牛。”《犬威德陀罗尼经》(《隋》闍那崛多译):“庄严处。杀事处。屠儿杀牛处。饮酒处。”

到了唐代,这个词仍盛行不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唐》佛陀波利译):“具足五无间业。屠儿魁脍栴陀罗等。”《佛说金毘罗童子威德经》(《唐》不空译):“欲令屠儿不杀一切猪羊者。取药涂刀即杀。”

6. 妇儿

“妇儿”就是“妇人”,“儿”也是虚化的词尾。《中阿含经》:“命终之后。彼前妇儿语小母曰。”“妇儿复更再三语小母曰。”这句描写“妇儿”与“小母”的对话,显然“妇儿”是指一个成年人,意义上不是“妇”和“儿”并列,也不是“妇人之子”的偏正结构。《摩诃僧祇律》:“能时时往返看我家中妇儿不。”“无子妇者。若有家富儿小便。为娶妇儿死。”这里“妇儿”是“娶”的宾语。可知“儿”不指小儿,而是虚化的后缀。“娶妇儿”即等于“娶妇”。再看看北朝的用例:《大庄严论经》:“若当临死时,亲戚及妇儿。”《众经撰杂譬喻》:“妇儿为何等死。妇闻此语默然不答。”这句的“妇儿”和“妇”相呼应。是同所指,词义相等。《大悲经》(《北齐》那连提耶舍译):“母离别。兄弟姊妹妇儿亲戚朋友别离。”《大方等陀罗尼经》(《北凉》法众译):“有一人持头目身体妻子妇儿象马七珍以供。”《四分律》:“前世时妇儿儿妇及奴婢。即今者是。”《大智度论》(《后秦》鸠摩罗什译):“问其夫。汝何以不供给妇儿。乃以与他。”《优婆塞戒经》(《北凉》昙无讖译):“恶口三种。为财利故骂詈妇儿。”《佛本行集经》:“常舍极所爱妇儿奴仆象马财珍宝。”由上面的句例看,“妇儿”的所指内涵,应该是家中小妾之类的妇女。所以才说“所爱妇儿妻子”,又因为地位不高,所以说“骂詈妇儿”、“供给妇儿”、“妇儿儿妇及奴婢”。

到了唐代,“妇儿”一词仍然通行于口语中。例如:《苏婆呼童子请问经》(《唐》输波迦罗译):“往侵他妇儿。意卢不眠。设若得睡。”《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唐》义净译):“青盲一无所睹,时彼新妇儿不在时。”“新妇儿”就是“新妇”,“儿”是词尾。

7. 贫儿

“贫儿”指贫穷之人。形容词“贫”加上词尾“儿”,转为指人名词。《百喻经》:“地得金钱喻,贫儿欲与富等财物喻。”《佛本行集经》:“又欲令彼诸贫儿辈。断贫穷故。而从乞也。”唐代的用例如下:《蕤呬耶经》(《唐》不空译):“饮食施与贫儿。不应与狗。”《摩诃吠室啰末那野提婆喝啰闍陀罗尼仪轨》:“(《唐》般若听羯啰译):即日尽用供养三宝及贫儿。莫生慳吝心。”《北方毘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唐》不空译):“佛言。应先自食。余施贫儿。有二乞儿。”

8. 金刚儿

这个词出现得比较迟,唐代才见到使用。例如:《陀罗尼集经》(《唐》阿地瞿多译):“第七金刚童子。第八金刚儿。”“是法印咒。名为金刚儿法。若有人能日日诵。”《持诵金刚经灵感功德记》:“金刚儿咒,南无跋折鸠魔啰迦度暗莎。”丁福保《佛学大辞典》“金刚”:“金中之精者。世所言之金刚石是也。持金刚杵之力士,谓之金刚。”佛经中的“金刚儿”,就是“金刚”之意。可指坚硬不变之物,也可指持金刚杵之力士。

9. 壮儿

“壮儿”也是一个后起的词,唐代才发现用例。指“勇士”之意。由形容词加“儿”词尾,转为名词。《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至城门下见斯壮士告言。男子汝是壮儿。”这句以“壮士”、“壮儿”互言,可证明二者同一义。《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王观容色有异余人。即问言汝是勇健壮儿。”“不应求强求,共壮儿相扑。”“壮儿”既指沙场勇士,故上句用“勇健壮儿”形容之,又称“壮儿相扑”,即作战打斗之意。

10. 健儿

“健儿”义同“壮儿”,也是“勇士”之意。《摩诃僧祇律》:“即便国中募得五百健儿。”《撰集百缘经》(〈吴)支谦译):“赏募健儿。还与战击。可得胜彼。”“募索健儿。遍行诸国。以求策谋。”这几句是说“健儿”的工作在于“战击求胜”,来源由“征募”而得。北朝尚武,这个词语出现尤多,例如:《众经撰杂譬喻》:“曾闻某国有健儿某甲不。曰闻之。已终亡。”《大智度论》:“缘一切法。空空但缘空。如一健儿破一切。”《四童子三昧经》(〈隋)闍那崛多译):“合掌向健儿,降伏龙入定。”《佛本行集经》:“各举两手。语太子言。大勇健儿。”到了唐代,“健儿”一词更为普遍。《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唐)不空译):“兵马点募健儿。采规寇敌渐决凶逆。”《仁王经疏》(〈唐)圆测撰):“脩罗神。能缚杵人天等。又有二健儿。”《劝发菩提心集》(〈唐)慧沼撰):“人在健儿中。破戒之人虽似比丘。譬如死尸。”

11. 卖刍儿

“卖刍儿”指贩卖草料的人。由动宾词组加上“儿”凝聚为一个名词。《六度集经》:“脱眼者。卖刍儿即为出眼。以付使者。”

12. 贩针儿

“贩针儿”指贩卖针线的人。词汇结构同上。《杂阿含经》:“我是贩针儿。汝是针师。于汝前卖耶。”《妙法莲华经文句》(〈隋)智顓说):“贩针儿在针师前卖针。”“贩针儿”与“针师”相对举,后者是磨针的技师。一是贩卖者,一是生产制造者。

13. 猫儿

“猫儿”北朝时还指“猫之子”,“儿”有实义。《大庄严论经》:“复次猫生儿以小渐大。猫儿问母。”此句的“猫儿”,其中“儿”字还有实义,没有虚化,由前文“猫生儿”可知。到了唐代,“儿”字就逐渐虚化成为表动物的后缀,“猫儿”即“猫”。例如:《苏婆呼童子请问经》:“虫师子虎狼猪狗所趁。驼驴猫儿及鬼野干。”“猫儿及鬼野干。鹭鸟鹭鹭。或时梦见。”这句并列几种动物,因此不能解释为“猫之子”,而是“猫”本身,“儿”是虚化的后缀。《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唐)般刺蜜帝译):“提迦揭啰诃(如猫儿三百七十二)阿蓝鞞揭啰诃(如蛇三百七十三)诃。”这句“猫儿”和“蛇”并列,可证明“儿”是虚化的后缀。

14. 驴儿

这个用法的产生时代更晚。宋代才开始出现。例如:《乐邦文类》(〈宋)宗晓编):“六个驴儿拽辆车。雨余泥滑路尤赊。”《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宋)绍隆等编):“金毛狮子一滴乳。迸散驴儿乳十斛。”《密庵和尚语录》(〈宋)崇岳、了悟等编):“瞎驴生得瞎驴儿。齜齜声名彻四维。”由此可以推论表示动物性的词尾“儿”发展的比较迟,唐宋才普遍起来。

15. 放牛儿

“放牛儿”指放牛的人。也是由动宾结构加上“儿”组成。《中阿含经》:“何为三。一者放牛儿斋。二者尼撻斋。……云何名为放牛儿斋。”《佛说放牛经》(〈后秦)鸠摩罗什译):“知行十一事如放牛儿者。终不成沙门。”“放牛儿审谛,牛主有福德。”放牛儿聪明,知分别诸相。

如此放牛儿,先世佛所誉。”这几句把“放牛儿”和“牛主”对举,是主仆的关系。和“牛”有关的“儿”后缀词还有:“屠牛儿、牧牛儿”等:《中阿含经》:“尊者舍梨子。犹屠牛儿而以利刀。”“牛入他田。牧牛儿即执杖往遮。”这里的“屠牛儿”义同“屠儿”。“牧牛儿”义同“放牛儿”。

六朝的用例还有:《六度集经》:“牧牛儿问其有无。儿曰。吾见一蛇槃屈。”《杂阿含经》:“众生在此王舍城。为屠牛儿。以屠牛因缘。”《善见律毘婆沙》(《萧齐》僧伽跋陀罗译):“此二子便以脚踏牧牛儿。牧牛儿涕泣。”相关的词还有“牧羊儿”、“石羊儿”、“木羊儿”:《旧杂譬喻经》:“佛言。其夫前世作牧羊儿。妇为白羊母。”《六祖惠能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唐》法海集):“相去几何。南山虎咬石羊儿。”《明觉禅师语录》(《宋》惟盖竺编):“我千古奇。无人知石虎吞却木羊儿。”这些例子中的“牧牛儿”、“牧羊儿”指放牧牛羊的人。“石羊儿”、“木羊儿”指“石羊”、“木羊”,用石头、木头雕刻出羊形。

宋代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和“牛”有关的“儿”后缀词:例如“特牛儿、牴(音自)牛儿、犀牛儿、石牛儿、牛儿”等。指称各种牛。《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当时不要索灯。但问他道。生底是特牛儿。”“牴牛儿。又代云。双生也。师拈云。药山垂钓意。”《虚堂和尚语录》(《宋》妙源编):“官云。扇子既破。还我犀牛儿来。”《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宋》重显颂古·克勤评唱):“最苦是新罗。和尚用犀牛儿作什么,侍者无对,果然是个无孔铁钅。”“这僧会犀牛儿不会。”“特牛儿”就是牡牛、公牛、雄性的牛。“牴牛儿”就是母牛。《玉篇·牛部》:“牴,母牛也。”关于“犀牛儿”一词,丁福保《佛学大辞典》(盐官犀牛扇子)云:“(公案)盐官一日唤侍者。与我犀牛扇子来。侍者云:扇子破矣。官云:扇子既破。还我犀牛儿来。侍者无对。投子云:不辞将出。恐头角不全。雪窦拈云:我要不全底头角。石霜云:若还和尚即无也。雪窦拈云:犀牛儿犹在。资福画一圆相。于中书一牛字。雪窦拈云:适来为什么不得出。保福云:和尚年尊。别请人好。雪窦拈云:可惜劳而无功。”其中的“犀牛扇子”是用犀牛角制成的扇子。“犀牛儿”就是“犀牛”。

另外,还有“石牛儿”,指石头雕刻的牛:《景德传灯录》(《宋》道原纂):“曰如何是法。师曰。石牛儿。曰恁么即不同。”《宏智禅师广录》(《宋》侍者等编):“潜山山下石牛儿。拣择俱亡步坦夷。”关于“石牛儿”也见于禅宗的典故。(《宋》·普济《五灯会元》瑞岩师彦禅师:“僧问:‘如何是佛?’师曰:‘石牛。’曰:‘如何是法?’师曰:‘石牛儿。’曰:‘恁么即不同也。’师曰:‘合不得。’曰:‘为甚么合不得?’师曰:‘无同可同,合甚么?’问:‘作么生商量,即得不落阶级?’”这个故事“石牛儿”和“石牛”互称,说明“石牛儿”加不加“儿”字是一样的意思。又《五灯会元》“大安兴古禅师”也用到这个词:“安州大安山兴古禅师,僧问:‘亡僧迁化,向甚么处去也?’师曰:‘昨夜三更拜南郊。’问:‘维摩默然,意旨如何?’师曰:‘黯黑石牛儿,超然不出户。’问:‘如何是那边事?’师曰:‘黑漆牧童不展手,银笼鹤畔野云飞。’”

其他动物类的词,用“儿”后缀的还有:

16. 牛儿

《传法正宗记》(《宋》契嵩编):“小小牛儿虽有角,青溪龙出总须输。”

17. 狗儿

《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从是已后作杀方便。即于城下系二狗儿。日日常与鲜肉令食。”

18. 猪儿

《最胜佛顶陀罗尼经》(《宋》法天译):“若见猪儿狗六畜。即须重更洗浴启请。移改诸

处。”这些用例都在唐宋才出现,说明“儿”后缀的动物性功能,比较后起。

至于“男儿”、“女儿”都具有实义,不算后缀。例如较早的用例:《佛说道神足无极变化经》(《西晋》安法钦译):“国中一切人民男子女人男儿女儿。”《摩诃僧祇律》:“倩比丘语此男儿言。我养育汝教学成就。”“来王家。是师婆罗门无有男儿。唯一一女。”《六度集经》:“时婢挽娠所生男儿。夫人悲言。”《撰集百缘经》:“满足十月。生一男儿。端政殊妙。”《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有比丘尼产一男儿。不知云何。以是白佛。”这些例子都出现于“生儿”、“产儿”、“养育儿”的上下文中,说明魏晋六朝时代,“男儿”、“女儿”的“儿”还具有词汇意义。

北朝的用例有:《贤愚经》:“是时国中有大长者。生一男儿。面首端政。”《四分律》:“敢与此男儿同室宿。佛言。若未能离母宿。”《佛本行集经》:“彼家多有智慧男儿。彼家所生。”到了唐代,有些用例,“儿”仍未虚化:《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长者妇经八九月诞一男儿。形貌羸瘦。”“女儿”一词的情况和“男儿”相同,其中的“儿”也有“小孩”的意思,不是后缀。早期的用例有:《撰集百缘经》:“摩利夫人。生一女儿。面貌极丑。”《旧杂譬喻经》:“王语夫人。我行见小女儿为牧牛人所捶。”北朝的用例有:《不思议光菩萨所说经》(《后秦》鸠摩罗什译):“心已瞋恚骂言。轻贱淫女儿。私通所生。”北朝佛经另外有一个词“石女儿”,意思是“石女”的孩子。所以“儿”也不是后缀。《维摩诘所说经》(《后秦》鸠摩罗什译):“定出入息。如空中鸟迹。如石女儿。”《诸法无行经》(《后秦》鸠摩罗什译):“如幻如焰响,如梦石女儿。”《佛说诸法本无经》(《隋》闍那崛多译):“如响如幻如焰等,如石女儿亦如梦。”《入楞伽经》:“如虚空兔角,及与石女儿。”丁福保《佛学大辞典》(石女儿)云:“石女之儿,非有之譬也,如言龟毛兔角。”“石女”是不会生孩子的。在佛经中,常见譬喻之词,例如“空中鸟迹”、“石女之儿”、“龟毛”、“兔角”都是不存在、不可能的事物,都用来作为“非有之譬”。这个词到了唐代十分风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唐》玄奘译):“今所闻法如空鸟迹如石女儿。”《大乘入楞伽经》(《唐》实叉难陀译):“如梦空中焰,亦如石女儿。”《大乘密严经》(《唐》地婆诃罗译):“定者审观。犹如兔角石女儿等。”《大乘密严经》(《唐》不空译):“石女儿等但有假名。如梦中色唯想妄见。”

四 唐代诗歌中的词尾“儿”

唐代的语言状况,除了上述佛经之外,我们还可以看看唐诗中词尾“儿”的用法。在这些语料里,词尾“儿”多属“指人性”后缀,且常皆指涉“男性健壮者”。例如杜甫诗中《高都护骢马行》:“长安壮儿不敢骑,走过掣电倾城知。”《垂老别》:“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由这首诗看,唐代的“男儿”已经不是仅仅指“男的小孩”,而是逐渐演化为“儿”后缀,“男儿”指的是成年的男子,特别带有“壮士健儿的意思”。所以这首诗的上下文“幸有牙齿存”、“老妻卧路啼”,表示“男儿”的年龄并不小。又如《莫相疑行》:“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牙齿欲落真可惜。”这一首也说明,唐代的“男儿”已经逐渐变为“男人”之意,而不是指小孩。所以说“头皓白”、“牙齿欲落”。其他例子像《佳人》:“夫婿轻薄儿,新人已如玉。”《遣兴五首》:“长陵锐头儿,出猎待明发。”《百忧集行》:“痴儿未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哀王孙》:“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广》:“众中见毛骨,犹是麒麟儿。”《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郡防御判官》:“羌父豪猪靴,羌儿青兕裘。”《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刺船思郢客,解水乞吴儿。”上文的“羌儿”、“吴儿”,以地名、族名称呼其地之

人,比起较早期的佛经语料,显然“儿”后缀的能产性更为扩大了。“轻薄儿”、“锐头儿”、“麒麟儿”、“骄儿”、“痴儿”等,都是六朝时代所未见的新用法。同时也显示了“儿”词尾不但接单音节词,还发展到接双音节词,形成如“轻薄儿”、“锐头儿”、“麒麟儿”的三音节词。其中“轻薄”原是动词,加上“儿”词尾就转化成了名词,可知当时的“儿”词尾有名词化的功能。

五 结论

前人研究“儿”词缀的问题,因为很少用到佛经语料,所以认为词尾“儿”是宋代兴盛起来的,最早的源头只推到唐代,目前看来,这样的结论值得商榷。我们认为,词尾“儿”在汉代即已萌芽,六朝就已经蓬勃发展起来,其产生的时代应比过去的看法提前许多。

在本文中,我们透过较细的断代分析,观察“儿”词尾在历时中的演化状况。就其语法功能而言,曾经历四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从佛典语料,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词尾“儿”在汉代至六朝的功能是用在比较卑下的名词之后,表“卑下义”,像“伎儿”、“乞儿”、“盲儿”、“屠儿”、“贫儿”、“淫女儿”、“放牛儿”、“牧牛儿”、“卖鸟儿”等。第二个阶段,时代稍晚一点,大约在唐代,其语法功能扩展作为动物性的后缀,所结合的动物都是和人类比较亲近的,当然还带有“卑下”的含意在。例如“猪儿”、“猫儿”、“鸡儿”、“狗儿”、“驴儿”、“牛儿”、“石羊儿”等。第三个阶段,再晚一些,“儿”词尾又发展出“勇猛、健壮”的含意,原有“卑下”的含意就消失不见了。这可能是由“男儿”一词发展来的,“男儿”这时由“男孩子”演变为“男子汉”,“儿”虚化了。连带的出现了“金刚儿”、“壮儿”、“健儿”等用法。由此可以看出,“儿”词尾的发展历史很长,但是每个时代的语意功能未必都相同。我们探索这个语言成分应该尽可能摆脱现有的语感,客观的从材料出发,进行分析归纳,才能比较细致的把“儿”词尾的演化发展脉络说清楚。第四个阶段,“儿”词尾发展为爱称,产生让人喜爱的感情色彩,那又是更晚发展的结果。在中古汉语中,这样的发展还不明显。

再就带“儿”后缀的词汇结构看,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V+儿=N”(儿的功能相当于英文的词尾-er,表“行为者”的后缀)。例如“屠儿”、“乞儿”、“贫儿(Adj+儿)”、“贩针儿(VP+儿)”等。

第二种类型,“N+儿=N”(这种类型加不加儿,意义相同)。例如:“伎儿”、“妇儿”、“新妇儿”等。

最后,“儿化韵”问题和“儿词尾”问题不能混为一谈。李思敬(1994)就“儿”词尾的语音转变问题,提出论证,认为“儿”字失落声母,转为与现代相同的舌尖元音“儿”是在明朝早期,也就是五个世纪前的北方话中正式诞生的。但是,他认为汉语音韵史上最早的儿化音记录始于清康熙年间(十七世纪)北方话的《拙庵韵悟》。距“儿”词尾的产生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参考文献

- 慈怡主编、星云大师监修 1989 《佛光大辞典》,台湾佛光出版社。
丁福保 1974 《佛学大辞典》,台北市美国佛教会。
李思敬 1994 《汉语儿音史研究》,商务印书馆。
林霞 2002 《南宋时期的词尾“儿”》,《语言研究》2002年特刊,华中科技大学。
王力 1984 《汉语史稿》,《王力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
竺家宁 1996 《早期佛经中的派生词研究》,《佛学研究论文集》(四),佛光山文教基金会,高雄。

“疆场”首见问题讨论(一)

王 东

《中国语文》2003 年第 3 期彭玉兰文章认为“疆场”一词首见于辽代,《语言研究》2004 年第 3 期黄建宁认为“疆场”一词还可以往上推,至少可以上溯到南朝宋末年,即公元 6 世纪下半叶。黄文此说比较可信,不过文中却认为“我们所能确定的‘疆场’的最早用例”是陈叔宝《饮马长城窟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征马入他乡,山花此夜光。离群嘶向影,因风屡动香。月色含城暗,秋声杂塞长。何以酬君子,马革报疆场。”以陈叔宝《饮马长城窟行》为最早用例似欠妥当,因为我们可在南朝梁慧皎的《高僧传》卷九“晋邺中竺佛图澄”中找到更早一些的用例,如:

澄因谏虎曰:“王过去世经为大商主。至罽宾寺,尝供大会。中有六十罗汉,吾此微身亦预斯会。时行道入谓吾曰:‘此主人命尽当受鸡身,后王晋地。’今王为王,岂非福耶。疆场军寇,国之常耳,何为怨谤三宝,夜兴毒念乎?”虎乃信悟,跪而谢焉。

《太平广记》卷八十八“佛图澄”条引《高僧传》亦作“今王为王,岂非福耶。疆场军寇,国之常耳。”大正藏本作“今王为王,岂非福耶?疆场军寇,国之常耳。”碛砂藏本引作“今王为王,岂非福耶?疆场军寇国之常耳。”

慧皎《高僧传》比陈叔宝《饮马长城窟行》要早,二人生平可为证:

《高僧传序录》记载:慧皎“梁末承圣二年(公元 553 年)太岁癸酉避候景难,来至湓城,少时讲说。甲戌年二月捨化,时年五十有八。”

“甲戌年”为公元 554 年,慧皎于这一年辞世,辞世时 58 岁,故此可推其生年为公元 497 年。

《陈书·后主本纪》记载:“后主讳叔宝,……梁承圣二年十一月戊寅生于江陵。……隋仁寿四年十一月壬子,薨于洛阳,时年五十二。”

“承圣二年”即公元 553 年,陈叔宝出生之年正为慧皎辞世的前一年。“仁寿四年”为公元 605 年,去世时 52 岁。

由以上可推算,南朝梁慧皎《高僧传》中“疆场”一词的使用要比陈后主《饮马长城窟行》中的使用提前约半个世纪。

(王东 郑州大学文学院 450052)

—— 1999 《汉语词汇学》,五南图书公司印行,台北。

—— 2000 《魏晋语言中的“自”前缀》,第九届国际汉语语言学会议暨华语教学国际研讨会,新加坡国立大学。

—— 2002 《安世高译经复合词词义研究》,国科会专题计划,台北。

—— 2002 《佛经构词法的一些问题》,第三届海峡两岸语法史研讨会,中研院,台北。

—— 2003 《支谦译经语言之动词研究》,国科会专题计划,台北。

CBETA 电子佛典 2001 中华电子佛典协会,台北。

(竺家宁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系)

中国语文

referred to different objects, $V_1O_1V_2O_2$ developed into the broad disposal construction. When O_1 and O_2 referred to the same object, $V_1O_1V_2O_2$ became the narrow dispos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Middle Chinese, the disposal construction, origin

Xu, Dan, Typological changes of some verbs in Chinese: the case of *po* (to break > broke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po* and also shows that some other verbs have undergone similar changes as *po*: these verbs have evolved from typical verbs to less typical verbs or even adjectives. The phrase “*po* + NP” has been reanalyzed from Old Chinese to Contemporary Chinese, i. e. , the verb phrase $[V(po) + N]_{VP}$ has changed into a noun phrase $[adjective(po) + N]_{NP}$. Because of this change, the typical adjectival behavior of *po* now occurs in the V_2 position in the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s ($V_1 + V_2$).

Key words: typological change, reanalysis, process, end-point of a process

Chu Chia-ning, The suffix *-er* in Middle Chinese

The *-er* suffix is a very active element in recent Chinese language. The article trac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er* in Middle Chinese Buddhist text records, and try to find and prove the actual time it was first used in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some scholars, the suffix *-er* emerged in Tang Dynasty; however, the author discovers the evidence which shows the earlier usage in oral language in the period of the Six Dynasties by examining the data of Buddhist text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re are four stages in the evolution of morphological function of the suffix *-er* and describes its linguistic nature.

Key words: Chinese affix, suffix *-er*, Middle Chinese, morphology

Yang, Baozhong, A study on “false words”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are the necessary components of a word. But some elements which have the two components are not real words. We call them “the false word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ause of their formation.

Key words: dictionary, errors of copying, errors of compiling, false words

Zhang, Yongquan, The correction of *Zi Hui* by *Zheng Zi Tong* and the related problems

There are some corrections of *Zi Hui* in *Zheng Zi To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m and distinguishes whether they are correct.

Key words: *Zheng Zi Tong*,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Chinese characters

Bai, Weiguo, Several examples of “hyper-early instantiation” in historical dictionaries: notes on *The Early Mandarin Chinese Dictionary*

There exist in some historical dictionaries the following kinds of mistakes: the meaning of the examples cited for a certain lexical item is misinterpreted; in fact such meaning did not exist in the period when the examples occurred. The paper calls this phenomenon “hyper-early instantiation” and gives several examples to illustrate it.

Key words: historical dictionaries, hyper-early instantiation